

百年告別

二〇二二年二月四日（農曆初四），曹家位於移居海墘厝的百年午後，突然陽光普照，把上午留下來的冷冽空氣變得溫暖明亮。

這時坐在準備公祭搭棚裡的陰暗處，也不讓人覺得寒氣逼人。

但曹人彰告別人生的公祭儀式，卻特別冷清的反映在花色相間的式場搭棚(如圖一：海墘厝來的最後一位原鄉人的告別式場)裡空蕩蕩的座椅上。



(圖一：海墘厝來的最後一位原鄉人的告別式場)

座椅上只坐著幾位民意代表的分身，總計不到該選區應到的跑攤政治人物的五分之一。這被冷落的好像不只是往生者和他的遺族。實際上是大家遺忘了這個孤懸在外的小農村，和一個被自己埋沒才華的小販，還有這裡根本是看不到海的海墘厝，以及海墘厝不是應在遙遠的海邊嗎？難怪這些「看不到的海」，總是容易被人遺落。

今天就要跟大家告別的曹人彰經常掛在嘴上的口頭禪：「人生『看不到的海』多了。」正應驗了這一反常態的畢業典禮——大家始終看不見他一生的深淺——只留下他仍在遺像上永遠泛起的嘴角——似仍調侃著：「人生『看不到的海』多了！」

半年多前，七十歲的曹人彰被醫師檢查出罹患胃癌和肺腺癌的末期併發症之後，他才勉為其難地放下手中的番薯攤，專心進出附近的台大醫院虎尾分院作化療醫治，也從此收拾起他長久綻放在嘴角的笑容，迎接下一攤的人生，要賣的可是海墘厝的百年告別。



(圖二：曹人彰的番薯車傳家之寶現收藏在自家倉庫)

番薯攤是他回鄉後一手打造的一輛摩托三輪車(如圖二：曹人彰的番薯車傳家之寶現收藏在自家倉庫)，這輛三輪車本來可以讓他開到哪裡賣到哪裡，雲遊四海——這是他心中的最愛。但自從三十年前，他回到家鄉之後，他就只在一個地點，三十年如一日，賣到現在不能再賣為止。臨終前，還在病榻上念念不忘交代兩個兒子說：那地點(如圖三：虎尾中正路寶島鐘錶店前)很好，要把握，而且這三輪車比較有古早味，就交給你們兄弟，看誰願意接下去做，千萬別賣掉。病床上，他尚一絲猶存的氣息中，仍以為那是傳家之寶(地)——他一生匯聚的大海。



(圖三：虎尾中正路寶島鐘錶店前)

曹人彰生育有兩對子女，此刻披麻帶孝依照著司儀哀傷的指示，向長官和親朋好友答禮致謝，其中站在中間的男子一看就知道，是長相有如父親翻版的大兒子曹進財，現做廣告布旗印刷，事業穩定，餬口無虞；旁邊的二兒子曹進旺現在桃園一家五金製造工廠上班，生活穩定，兄弟兩人都已成家立業。兩人都曾異口同聲說：不會接下父親的攤子，但再窮也不會把三輪車賣掉，會把它當作傳家

之寶。倒是未婚的三女兒有意願從桃園回來重振番薯攤的傳承，作頭七那一晚她曾說：「這滋味丟掉了可惜。」不知道她說的是真的還是假的，反正她單身未婚，也已經準備辭去桃園的美髮工作，打定主意先回來陪媽媽住一陣子再說。

人生的際遇變化無常，管她說的是真的，還是假的，有時候只是相挺的話，就已是一種認同、讚賞，和美德，也算是對父親一輩子努力工作的肯定。但面對未來回歸鄉下的人生，曹美麗胸有成竹之外，似也帶點海墘厝人有勇氣駛向看不到的大海，展露移居他鄉的豪氣，而無所畏懼。

曹美麗回想說：她十八歲離家北上工作時，爸爸還在高雄賣番薯，她二十一歲時，爸爸才回到虎尾的街上，重起爐灶。反正和爸爸一直都沒住在一起過。不過，這從她想染成金色的頭髮，但髮根卻仍不顧情面地泛起一片片的灰白，似能透露五十出頭歲的她，也已歷經風霜世故，也似能從她的泛白髮根，看到她爸爸看不到的海的深淺也留在她的臉上。

曹美麗的妹妹曹美琪小姊姊三歲，她也說從小沒在家見過爸爸。美琪回憶說：記得她讀國二的時候，媽媽帶著她去高雄的蓮潭風景區找爸爸。那時，她們母女站在其中一個番薯攤位前，當下那個陌生人長得很像那時讀高農的哥哥——圓滾滾的臉龐，嘴角擠出的笑容可掬，矮壯的身軀，動作遲緩——我才認定這個像哥哥的人是我的爸爸。

那天午後，我們一家三口圍著攤子吃著便當。我記得媽媽幾乎哭喪著扭曲的臉哀求他回家，還斥責他在外面有女人——反正不知是附近哪一攤的女人。以前在台中他就傳有緋聞，現在轉到高雄還是讓媽媽放心不下。媽媽要他回鄉，苦勸他說：大家住在一起，孩子也會覺得比較溫暖。那時，媽媽有沒有下最後通牒，我不知道。

美麗苦笑著插嘴說：但事實是，他們兩個，一個出門在外，軍令有所不從；一個苦守寒窯十八年，真是現代版的王寶釧和薛仁貴。

美琪又接著回想說：記得那天，媽媽帶著我跑到旗津海邊哭的半死不活，我真擔心媽媽跳港自殺，我一路緊緊地抓住媽媽的衣袖，就怕她想不開，丟下我一個人怎麼回家。港邊的燈塔海景很美，進出港口的輪船也很壯觀，但止不住悲傷的眼淚流入藍藍的大海，而悲泣的哭聲都成了嗚咽的船鳴聲。讓我們母女看不到海的波浪，卻只看到自己的淚水，以及形同世界末日般的傷痕，即將吞噬看不到

的悲哀。其實，我們就是來自海的地方——大城台西村的下海墘厝，下海墘堤防外就是濁水溪口，就是台灣海峽的大海。但眼前一樣是我們看不到的海，一如在故鄉——虎尾墾地里的海墘厝(如圖四：民國八十五年海墘厝土地重劃竣工紀念碑，位於庄頭的雲92和97線交叉口)——我們只有海的名字，卻有永遠看不到的海和希望。



(圖四：民國八十五年海墘厝土地重劃竣工紀念碑，位於庄頭的雲92和97線交叉口)

二十多年前，曹人彰回來了！孩子們卻展翅高飛了！起初他為了家計，不得不離鄉背井，遠走高飛，去台中車站跟親戚學賣番薯，後又輾轉到高雄蓮潭自力門戶。少小離家老大歸，二十多年後，他帶回來的溫暖，回報他的卻是冷卻的空巢。

但這時故鄉的路變大、變寬了！而從前「我家門前有小河」的新庄子大排，原先清澈見底的流水，是媽媽們洗衣服、幫小孩洗澡，甚至還可抓到魚蝦貝類的天然小水庫，現在全被水泥化了。而汗水和撲鼻的臭氣早已令人退避三舍，村裡的人早都不在它旁邊的樹蔭下乘涼休憩。現在，大排變成了汙排，反諷成「我家門前有臭溝」的時代進步假象。

縱然，中科虎尾園區來了！高鐵站也來了！

但針對本來規劃這裡三、四百甲，卻未爭取到第二期開發的虎尾中科園區擴展用地，前兩天前鎮長來奠祭時，猶樂觀地向大家宣告說：未來即連總統府、新國會都有機會——鹹魚翻身——遷來這裡，遷來這一個你爸爸常說的「看不到的海」的地方。未來就會像高鐵竹北的六家站一樣高樓大廈林立，以後這裡就是海墘厝的總統府、台灣國會的新殿堂。前鎮長還模仿著往生者的話說：「屆時，大家才知道咱的深淺。」

有夢最美。但他們作夢都不敢想，一輩子只期待爸爸盡早返鄉歸巢，給他們一個溫暖的家。八年前這裡的高鐵站開通了，方便他們回家，卻也讓他們想回家住下來的願望更為遙遠了！因為高鐵使他們離都市愈近，他們住在鄉下的機會就愈少。現在真的只剩下媽媽一個人了！

美琪和她先生都在竹科上班，先生在一旁聽著大家說出岳父一生的傳奇，除了點頭表示理解、哀傷之外，猶是一片茫然，搭不上腔。美琪則是費力地想帶領先生和兩個讀大學的孩子，一如探尋海墘厝的《百年孤寂》。

她開始賣力的從阿嬤的娘家，就在隔壁村莊的土庫新庄子說起，她說：它順著家門前的新庄子大排往西走四、五公里就到了。外祖父的家就在新庄子大排旁的新庄國小附近。我們小學都讀過那裏，到了三、四年級才轉回來光復國小。但光復國小反而離家北邊四、五公里遠，在新虎尾溪畔，學校再過橋就是二崙的深坑子。

她接著如數家珍地說：光復庄是日本人在新虎尾溪築堤束洪後，將南岸多出來的溪埔新生地，闢建成的五個移民村之一，另外有尾園、西園，和荊桐的中園、東園。當時他們引進本國關東地區的貧民開墾，加速台灣日本化。而土庫新庄子剛好接近移民村，則是道地的在地人。外公家世代務農，有自己的幾分田地耕作，兼打零工維持家計。外公曾向我們說過：下田的時候，常看到日本女人穿白色長袍也在田裡耕作，但莊裡的人都不敢靠近她們，聽說會被大人（警察）處罰。可是，學校卻經常帶他們一群小學生去移民村，幫忙打掃住所的庭園環境。她們很愛乾淨，而阿公他們很愛出公差，愛去那裏做工，比讀書輕鬆，反而駕輕就熟。不過，後來才知道她們家的壯丁幾乎都被徵招去南洋為國作戰了，政府才分派阿公他們出公差去幫助她們。

曹進旺圍坐在燃燒樟木頭的火堆旁，這時他似有所感地隨著寒風吹起的火光順著美琪的話語追溯著說：根據虎尾鎮公所最新出版的《虎尾鎮志》（如圖五：二〇一七年出版的《虎尾鎮志》書影）記載，「一九二一年，濁水溪出海口的彰化北海墘，因洪水沖毀房舍，居民遂遷來此地成為地主黃朝深的佃農。」那時阿公就在現雲 97 和 92 線道的十字路口這裡，沿著新庄子大排兩側，逐水草而居似地定居下來，他們以原鄉命名海墘，通稱海墘厝。故鄉大城人口最多時曾到三萬人，現在只剩不到一萬五。我們姓曹，另和洪姓（洪家來自竹塘九塊厝，較為特殊）兩戶人家剛好包夾村子的東、西首尾兩

端，其餘都姓蔡，為濟陽衍派和清陽衍派，另少數姓李，總計約五十餘戶人家，從此開啟百年的移居生涯，在新的荒地之中落地生根，在再也看不到海的地方，傳說著看海的日子和回憶，而爸爸是移民的第三代，卻是父母同為原鄉人的正港的海墘厝人。



(圖五：二〇一七年出版的《虎尾鎮志》書影)

進旺突然把時間拉遠，他說：其實，四百年前，這裡何嘗不是海的故鄉。早期流傳『會過西螺溪，未過虎尾溪』的俗諺，證明虎尾人溪在郁永河的年代就已被體驗——過溪宛如過海般的困難。直到一百多年前這裡才被日本人整治束洪，從此消失的虎尾人溪，變成看不到的溪，同樣在再也看不到溪的地方，傳承著新庄子五年一次「請水王」，和隔壁深坑子每年「拜溪王」等習俗舊慣，傳唱著這些看溪的日子，和一波又一波的新移民浪潮。



(圖六：海墘厝福德宮)

於是，先來後到，走了日本人，來了海墘人。虎尾第一任鎮長即是墾地墾首的第二代黃祺拔，更是台西客運前身的株式會社創辦人。而不遠處的光復庄則來了埔心人，由第二任鎮長陳餘泉引進西

螺埔心的同鄉族人，進駐開墾，成了有如程家庄的光復庄仔，二十年後這個新移民村也有了他們的「埔心媽」新廟。宗教上，相對於我們海墘厝則敬拜土地公，和原由家戶輪值供爐的玄天上帝公，五年前才又在庄內西側翻建新廟(如圖六：海墘厝福德宮)安座入火，而聖媽壇則又是一則「溪水浮屍」的「萬應媽」傳奇(如圖七：海墘厝聖媽壇)，現每年中秋都仍有向西祭拜聖媽的慶典，幾成全庄總動員的夜晚嘉年華，非常熱鬧。



(圖七：海墘厝聖媽壇)

頭七的暗夜裡由星空襲來的冷風，環繞式場搭棚的四周，好似生怕火爐裡竄出的火焰太熱。這時，喪夫之痛的媽媽望著火苗也向孩子們哀戚地訴說：阮新庄子大都姓張，我十八歲時憑媒妁之言收下的兩枚訂婚戒指，就被嫁過來了。但曹美琪有感而發地插嘴說：媽媽嫁來這裡這麼受苦，卻從來沒說過半句怨嘆的話。她總記得廟會的盛況，與神明保佑的信念，而忘了那些年缺少另一半的苦楚與悲哀。媽媽所講的過去，比較像書本裡沒講到的歷史一樣，反而比較持平、中立。

夜空下，寒冷使片刻的靜默更加凝結般地變長了之後，媽媽的聲音才再度穿過冷冽的空氣發出聲響說：我懷疑他外面有女人，但我也覺得很奇怪，你爸爸這麼窮又無人才。所以，我總苦笑著說，我也很難相信。但每次千里迢迢去看他，都察覺到他跟人家的交情和關係之好，都令我不敢置信。他在家時無話無句，也沒他父母的緣，當兵回來結婚後，二十一歲的夏天，他經不起父母的嘮叨，竟只帶著五十塊錢，就意氣用事，不告而別，獨自離家。後來才知他跑去台中想學做小生意，就這樣他左右逢源，如魚得水，包括在地的黑白兩道他都能應付，還不時有同齡姊妹和他搭訕，還真有女人緣。

我記得，在台中的時候，我就叫他要離開那裡回家，深怕他被人

設計騙錢。但台中的親戚正是來自大城鄉海墘厝的堂兄，他竟向我保證他沒問題，不要想太多，讓他在這裡好好做生意賺錢，而他堂兄則因身體不適，不得不退休交棒，否則堂兄說，他還捨不得呢！就這樣台中的番薯攤就讓你爸爸承接下來，從此他學到這門手藝和做小生意的方法。媽媽說話的語調變低了，聽起來有點不捨，又好似配合著空曠原野中本該有的寂寥。寒夜裡的另一種圍爐，讓這家人靠得更近。

這時，媽媽好像又翻開孩子的爸爸的歷史，說：後來轉到高雄，是因為台中火車站前的小店面租金變貴了，沒落了，生意也無起色，只好跟著人家找風景區，就這樣轉進到高雄的蓮潭春秋閣。但還是一樣，我懷疑他是真喜歡那種生活，還是真的為了家裡的生計著想。反正，你爸爸會按時寄錢回來，我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心裡總提心吊膽地就怕斷了線。還是會天天望他早歸。後來你們長大離家了！他卻回家了！但他還是不忘他的番薯攤，三十年前，他回來時，跟我說他計畫到街上擺攤，他說會整理一輛三輪車，一樣賣烤番薯，和番薯糖，讓鄉親也能品嚐到他獨一無二的好手藝，番薯的好滋味。你爸爸就這樣數十年如一日，每一天來回十多公里遠的路，冬天寒冷的日子一如平常，只有颯颯風、下大雨，他才捨得在家休息。否則，每天一大早他就開著有古早味的摩托三輪車出門，晚上九點過後，才又沿著原路離開虎尾市區，披星戴月地經過已經進入夢鄉而昏暗的廉使庄、墾地仔兩個部落，再順著糖廠農場的新庄仔大排摸黑回家。

這時，進旺也想到甚麼似地接話說：媽媽說到的新庄仔大排，就是起自尾寮清雲路的環機場大排，沿著日治時代的海軍航空隊基地，國民政府時改為空軍訓練中心和建國新城，現保留規劃為眷村文化遊藝基地，經過虎尾科大的分校區、農博生態公園，以及在每年十一、二月，開滿大排兩側的美人樹花，倒影成雙，吸引遊客如織。然後大排貫穿虎尾高鐵站特定區，進入墾地里、中科虎尾園區、沿著雲 92 線旁，來到海墘厝橋，就到了百年變遷的海墘厝，橋上的虎斑護欄彩繪是鎮長說的虎尾城市識別系統，一種 CIS 的「樂遊虎尾，看見墾地海墘厝」，另對面護欄則是「樂遊海墘厝，看見糖都虎尾」（如圖八、九：海墘厝橋彩繪），把不知名的地方帶了上來，也把父親回家的路增添了美麗的色彩。



(圖八、九：海墘厝橋彩繪)

這是現在，而過去幾十年來，每晚，他孤單的一個人循著農路，探尋大排四周的星空，總是掛著一望無際的月色，在萬頃蔗園吹拂著涼意中回到早已失去亮光的家門。

夫婿的歷史，孩子都能拼圖轉述，作媽媽的很感安慰。但有些理念，媽媽覺得還是得補充，以免漏掉什麼。於是，她說：起初，一開始都是他自己在半夜裡準備材料，包括篩選、清洗地瓜，以及滷製番薯糖的糖汁製作等工作。到了最近幾年，體力變差了。我才幫忙他一起做。他經常嘲笑自己是做『乞丐生意』，在街頭餐風露宿般地向來往行人乞討。但做生意的工作再累，他就是不願意務農。

很多人問他：「為什麼不務農？」他都回答說：「種田沒希望！沒有將來性啦！」他認為作小生意較贏務農，錢水活，不管賺多少，每天都能收現金，總比農務安全，作農很有可能血本無歸，花費的精神代價非常可觀。不值得。他寧願作小生意，也不要務農。他皺起眉頭時像極了彌勒佛，卻無奈地說：更何況家裡的田產也才四分多地，乾脆就讓妳一人包辦，兼家管帶小孩。這樣比較實在，免得全家人坐困在一個窩裡，永遠翻不了身。而他全心全力，一人在外也包辦生意的全部工作。單純地就把一件事情做好，沒有想過賣其他東西，甚至是回到鄉下之後兼賣自家的農產品，他都覺得這樣做不夠專業，也會模糊他的技術，並和街上的一些菜販做不必要的競爭，反而傷和氣。所以，他一輩子只專作番薯糖、烤地瓜。而且只要他選定了地點，他就不再搬遷。固定在那裡，永不移動，那裡就會變成是他的招牌，客人會記得他的位置，甚至會口耳相傳那裡有賣番薯糖、烤地瓜，經過這裡時，他們自然會聞到番薯糖的甜味和烤地瓜的香氣，就算他不在，他們也會認定他的存在。

其實，你爸爸，他一輩子賣地瓜五十年就只在三個定點，一個是台中十年、第二個高雄十多年，第三個虎尾三十多年。賣到大家都

知道那裏有一個賣番薯的少年仔，變成番薯叔叔，到烤地瓜阿伯、阿公。他一輩子只專注在番薯，他只賣最好吃的番薯，但他不種番薯，絕對不自己種。回到虎尾，我想自己種番薯來賣，節省成本，利潤也比較好。但他告訴我，妳不可能種出那麼好吃的地瓜，好吃的地瓜，不只要會種，還要重在對的地方，才會好吃，像水林的地瓜就是非常好吃，鬆中帶香，香中帶甜，香甜的焦糖味會令人上癮。一開始，他在台中的時候，是親戚堂兄幫忙在市場選購的。到了高雄，因他賣的量不是很大，他都就近到附近的市場採買，只能憑經驗選購，後來便直接用電話訂購水林的。直到回來雲林，就更方便就近訂購了。水林靠海，土壤裡有鹽分，種出來的番薯有海的味道，這看不到的海的風味非常獨特，反而襯托出番薯的甜度，它沒有瓜絲，非常鬆綿，冰鎮的烤地瓜就像冰沙，又像冰淇淋。這種生意，他說就怕客人不來，來了就都成了他忠實的顧客。它可當零食，也可充飢，花費又不多，人人吃得起。虎尾的消費能力，是他愈賣愈有信心的地方，從海墘厝到街上，約有七公里遠，但他每天快快樂樂地出門，高高興興的回家。一轉眼也過了三十多年。

明明他是來自海的地方，他的客人卻天天吃著看不到的海的美味番薯，他的孩子住在看不到的海的海墘厝，看不到父親的愛的家庭，看不到大城的海墘厝本來就在濁水溪口的台灣海峽的海邊。

對啦！大城位於濁水溪的北岸，與麥寮隔著濁水溪對望，前幾年爸爸特地帶我們回訪大城的海墘厝，想了解過去與現在，過去風頭水尾生活大不易，海風、揚塵、飛砂，造成人口大量外流，現更受六輕污染之苦，令人同情。兩相比較，現在虎尾的海墘厝，則宛如天堂了。從以前的海南島，現在搖身一變，變成了北京城。時運變化，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不過，大城人出有外交部長，阮庄仔則出有農會總幹事和鎮長。地靈人傑，也算熬出了頭。

這才是他一輩子想告訴孩子的秘密。不只是要留下三輪車，而是要留下看不到的海。這個海，包括故鄉的海、番薯的海，還有人的深淺，都包養我們家的百年世代。進旺轉述爸爸生前的一段回憶之後，接著又說，新庄子大排經過我家門前之後，再往西就是土庫的新庄，這條大排就取自這裡的地名，也是媽媽娘家的所在地，真是『姻緣一排（線）牽』，到這裡大排長已約十多公里，再往西就是褒忠潮厝——四百年前平埔族 Favorlang（虎尾人）的住居地，而經過這裡的台 19 線，就有議員倡議改為「虎尾人大道」，以找回四百年的歷史。喔！潮厝西王厝寮的吳姓人家也是從大城遷來的。總

之，大排在這裡注入新虎尾溪，沿著崙背、麥寮的蚊港橋穿過六輕工業區與新興海埔地的水道注入台灣海峽，在那裡可以看見大海，看見北岸的大城原鄉。不過，新的故鄉已是看不到的海的海墘厝。

以前這裡的人都要拜溪王，說是拜新虎尾溪的溪王。其實我認為，他們拜的是虎尾人溪的溪王，因為虎尾人溪在一百年以前一直都是台灣最大的溪流，經常出「黑水」，造成洪水氾濫成災，只不過後來將鄰近海墘厝的這一條溪整治成新虎尾溪，又因築堤束洪整治縮小水道導致更容易氾濫的緣故，就更加需要拜溪王以求平安好收成。難怪，土庫新庄也五年請一次水王，也從新虎尾溪的出海口處，靠近蚊港橋的地方，全庄總動員在神明帶領下，由乩童比天劃地，像天空請下水王，返庄繞境，再隔三天之後，才在新庄橋下燒王船，敬送水王，祈求合境平安。

溪若海，海若溪。「海番薯」的名號已是這個小鎮裡的標記，他刻意寫成歪七扭八的番薯型字樣在他的三輪車上，他曾向兒子說：「這比較能讓人記住這番薯有海的滋味。」而他的三輪車全是海的藍色，很深很深的藍，問他原因，他回應兒子說：「這樣比較不會褪色，才會贏過太陽的炙曬。」原來顏色跟藍不藍，綠不綠，都沒關係！

他對每一件事，似乎都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包括他曾對鄰近的店員說：「白鶴陣較稀奇，將爺陣無稀罕啦！」他的意思是說：他在街上看過西安里五間厝鎮興宮白鶴陣的威風，卻認為那些鄉下人（其實他才是來自更鄉下的人）不懂文化的寶，竟捨棄白鶴陣去新組流行的將爺陣。他還神情激動地說，白鶴陣上街時人山人海，大家都搶著一睹全台獨一無二的白鶴陣（如圖十：白鶴陣文化節——全台大會師），而將爺陣有甚麼特色呢？到處都有，沒看頭，街上反而不熱鬧，不熱鬧就沒生意做。這一點他說他的體會最深。



（圖十：白鶴陣文化節——全台大會師）

知道他的人，都說他人很好，即連在他對面的華南銀行(如圖十一：虎尾中正路寶島鐘錶店對面的華南銀行)行員，和寶島鐘錶店裡的店員，都會跟他分享一杯熱騰騰的咖啡，甚至是小點心。



(圖十一：虎尾中正路寶島鐘錶店對面的華南銀行)

但他也坦白地告訴她們說：不要用同情的眼光看他，他擺路邊攤樂在其中，不覺苦悶，只有歡樂，心境比她們自由得多，像第一銀行口和第一市場口兩攤先後來賣燒番麥的阿姨都比他來得晚，他算是街上擺攤的老前輩了。可是店員小姐還是不捨地問他：「海伯仔，一天能賺多少？太辛苦了！」「家裡沒田種嗎？沒零工做嗎？」這不僅僅是附近店家對他努力擺攤的質疑，更是對他臉上堆滿的笑容的挑戰與疑惑。

尤其，早期他們三不五時就被巡邏的警察沒收磅秤，後來直接開罰單，從三百、六百，開到一千二百元都有過。現在，只要不超過白線，也就能相安無事。

當然，此刻，她們是不會來參加公祭送別的。前兩天，賣燒番麥的阿姨還在問：番薯伯怎麼大半年沒看到人？她們的情誼豈止是公祭的最後送行，她們早已懷著疼惜的心情送走他那看不到的海——只知是海墘厝來的人，卻不知海墘厝在那裡——只留下令人回味的海番薯。她們就像在電影街裡拍同一齣電影的臨時演員，哪一天戲演完了，就各自回家，也沒留下電話、地址。因為，都以為明天還會再來，一樣照著劇本扮演賣番薯糖、賣燒番麥的攤販，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這就是交情，三十年一萬多個日子的交情，已無求於告別的這一天，反而在場的很多人只來這一天。難怪，很多人會看不到看不到的海。而真正看到看不到的海的人，多已不見。

在街頭的這個路邊位置上，他每天十點準時擺攤，晚上九點撤離，風雨無阻，全年無休，連店家都自嘆弗如。他曾辯解說：種田有甚麼好處，農業整體的產值是負數的，都得靠政府補助，農民又怪東怪西，燒稻草，噴農藥，那有環保，那有食安，那有綠色減碳。這等於是政府補貼大家慢性自殺，自找死路咧！

他還大發議論說：叫農民不要抽井，他拼命抽；要他不要超種，他拼命種；一期蒜頭要噴十幾次農藥，你認為台灣的農業可行嗎？我甘願擺攤度日，也不要害去害人，害政府。政府顧農民，甘有顧企業，顧店家，抽稅抽緊緊。這就是人家在講的民粹。若只聽聽百姓的，台灣包死的。

他還舉例說：你看有一天我去虎尾驛送番薯糖時，他們正在討論怎麼把鐵道變花園，要把驛站前一列列的五分小火車裝扮成花園。我乍聽之下，就覺得很奇怪。想來想去，奇怪，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啊！遊客不就是要來欣賞懷舊的小火車嗎？怎麼會出餽主意要用花去遮掩它呢？我認為，那是沒事找事，文不對題。反之，他們應當把小火車排列整齊展示，並把環境收拾乾淨，而不是像現在亂成一團，想變成花園，卻更像垃圾、草堆一樣，讓人看不到要看的五分車。

發病之前，他還發牢騷說：圓環的地標改造，也一樣。他質疑說：為什麼是弄一尊素還真？而不是史艷文？史艷文才是當時被評選為「台灣意象」的共同記憶，是布袋戲的『通天教主』、『開基元祖』。但現在地方政府光追流行，嘩眾取寵，失去原汁、原味。是不是圖利廠商的特定標及為特定商品宣傳，難怪還沒建成，街頭巷尾早已議論紛紛。「江湖上出現異相的藏鏡人，才會這樣。」他突然模仿布袋戲的口白、口音調侃一番。

他更辯說：再說虎尾也有三都之稱——糖都、巾都、偶戲之都。你看這就是鎮民在報紙上寫的投書啦！他拿出原本是用來包番薯的報紙，報端上刊著《從「為什麼不是史艷文？」審視公共性選擇》：

雲林縣府在虎尾圓環花費「千萬」元經費改裝成布袋戲「素還真」鋼雕意象。相對引發質疑，「為什麼不是史艷文？」或其他角色？或是其他意象？細究原因，缺漏角色票選，以及在地創作徵稿等活動，恐怕是美中不足之處，足堪殷鑑。

前此虎尾鎮公所力推審議式預算方案，現猶延續推動，藉以實踐彌補代議式民主的不足，提供鎮民創新實現社區營造願景的預算與作為。惟可惜的是，此次城市意象的「千萬」改造計畫，獨漏鎮民

的參與，相較之前的「鎮徽」徵選，以及「虎尾郡役所」的新命名「虎威古郡」，乃至編撰出版《虎尾鎮志》走訪各里並展閱初稿等全民參與，這次反而忘掉了審議式民主的參與機制，導致缺乏民眾的共識與創意，至為可惜。

虎尾源遠流長的意象有三，糖都、巾都、偶戲之都，均是創造虎尾產業及文化並進的生活、生計、生態兼顧的「生活首都」元素。因此選擇意象，亦有三種代表性意象足可呈現。此外若以布袋戲為上選，亦有角色之辨，從史艷文到葉小釵，均可供民眾透過票選產生，及至設計圖稿，亦能廣徵各界提供徵選、競圖、展示、票選等擾動市民的認知與共識的形成。惟現在缺乏公共參與的過程，就像讓「素還真」唱獨角戲一般，少了城市居民的共鳴，也少了其他意象的共伴效應，不無可惜、遺憾。

布袋戲曾被票選為代表台灣的意象，揚名國際。但更多的布袋戲記憶是從被誤以為「台灣總統」的「史艷文」開始，及至每年的「國際偶戲節」塑造「偶戲之都」的地位；而糖廠之於虎尾的糖業養份，改變了虎尾人的命運，包括地名從五間厝改成虎尾，城市發展從庄、街小城升格郡縣的「糖都」美名。另虎尾的毛巾產量高佔全國百分之八十，鎮內有半數中小企業製造毛巾，創造地方所得及就業機會，素有「虎尾巾」的「巾都」美譽。

尤其，虎尾與四百年前的虎尾人(Favorlang)、虎尾人溪素有關聯。如此將豐厚的歷史定位與時代背景，和地方的自明性，拿來改造圓環的地標，或許是一個可透過公共性選擇代表虎尾人意象的契機。

他說：這問題是我聽到很多顧客的反應之後，向議員談起的。他是常客喔！他爸爸是以前這裡的老警察，就愛吃我的番薯糖。

曹人彰就愛把那份報紙當作寶一樣，逢人展示，證實他的觀點不俗。

報章裡的部分字體已模糊不清，整張報紙也已摺得皺皺巴巴。但他對於他的理念仍不善罷甘休地一再推銷說：我們在街上做生意，最喜歡有人辦活動，像以前一年到頭就辦有六大節慶，馬拉松、毛巾節、偶戲節、農機展、武術節、玉米節等，另推銷六大花景、六大社造景點、六大古蹟群等。

「他的意思是甚麼？」我問過他，他說：辦活動不是湊熱鬧，光會元宵加碼、聖誕加碼，包肉粽、中秋摸彩。啊！辦這些都沒意思啦！嘩眾取寵，消耗經費，政策買票，毫無創意，也沒有為地方創造生意和商機啦！這是他向一杯咖啡的告白、回饋，也是店員阿莉

應得的回報。

難怪阿莉很愛用咖啡換取他的觀點和視野。阿莉在街上顧店的年資也有十來年，她姓傅是從元長嫁來虎尾的新住民。元長是花生的故鄉，種植的面積高達三千多公頃，產量為台灣各鄉鎮市區之冠。但海伯仔卻說，這不稀奇，稀奇的是有一種小瓣鴿的土豆鳥，每年都會從愛爾蘭飛來這裡過冬。這在山內國小附設有「土豆鳥生態教育館」。

阿莉紅著眼追憶說：海伯仔很會聊，博學多聞，又是我們的開心果，和地方的觀察家、評論員。我們都很喜歡聽聽他的新發現，往往跟我們想的很不一樣。有一次，他評論高速公路要求收費員要有笑容，他說：又不是『賣笑』，要笑，高公局長自己『去瘋』。收費站就是把錢收快一點，讓車輛快速通過嘛！不求正道、長進，反而要「賣笑」，這就是台灣的為官「歪道」。總是瞎指揮，搞錯方向。

還有他很會調侃從政者，他就說：雲林不顧登台的四百年，卻只顧布袋戲。就像不顧中小企業，只顧農民；不顧車速，只顧笑容。



(圖十二：第六屆虎尾毛巾節)

還有他批評說：用人工收費時，年假期間不停收，現在改用電子收費了才停收，這當官的不是白痴、就是笨蛋？像我們在地明明有『虎尾巾』(如圖十二：第六屆虎尾毛巾節；如圖十三：第七屆虎尾巾都馬拉松)的名號了，卻又搞一個雲甚麼的名堂，忘本，自己打自己。我實在看不下去。所以，我只適合賣番薯，也變不出甚麼把戲。



(圖十三：第七屆虎尾中都馬拉松)

阿莉停了半晌，壓抑住行將潰堤的哀慟。她說：他有時會主動跑進我們店裡發表高論，從地方到中央，從馬路到文化，他無不關注。像前陣子，商圈發起電子支付機的購買和儲值卡，扣手續費等，他就極力反對，他雖不是成員，但他勸阻我們應記取教訓說：以前不是有遠東集團在賣 ETC 嗎？一台索價一兩千元，還要先刷儲值卡，然後才能通行高速公路。騙肖耶！政府通財團。現在甚麼都不用，只須一張晶片貼在車上，就能儲點刷卡，暢行無阻。以前簡直內神通外鬼，坑百姓的錢。而政府現在竟重蹈覆轍，自打嘴巴，還在綁樁搞支付機，扣手續費，剝店家好幾層皮。前車之鑑，政府還不認真因應，改善、提振電子交易風氣與習慣。台灣都落伍、落後人家好幾年了。其實他是笑看人生，笑看很多人看不到的海——看不透的真相和海的深淺。

海墘厝現剩二十多戶人家，比起七十年前的五十多戶，已經凋零許多，現仍以務農為主。一百年前從大城的海墘厝移居過來，百年來在這裡自成一個村莊，歷經日本、國民政府到現代。這裡原先也是風頭水尾生活不易的地方，但祖父輩們就把握機會遷移過來幫佃，展開看不到的海的新的人生旅程，那時，他未出生。現在，曹人彰則已結束他看不到的海的人生旅程，是來自原鄉的最後一個告別。從此，沒有人會記得海的樣子與空氣中應有的海的氣味。

不一會兒，歷時才幾分鐘告別人生的公祭葬儀也已然落幕。司儀緊接著邀請所剩無幾的賓客起立向前自由拈香。這時裝扮海軍儀隊服飾配上白色熱褲，腳蹬白色塑膠馬靴的女子樂團也已拉高『鼓吹』的聲浪，再度響起樂音，搭配她們的步伐，整齊劃一，而精神抖擻的踏步，好像急著趕走身上穿得太少的寒意，和「一生一會」正在自由拈香的政客，催促著送殯的前進隊伍，而花色帳篷裡早已被葬儀社的工作人員快手快腳地卸下罐頭塔裡的空瓶，拉扯下有紅

色、有白色的四、五張輓聯，和移走只有兩盆冷清凋萎的蘭花，好似賣完了番薯，正要把裝在番薯糖罐子裡的曹人彰打包收攤海葬，送出看不到的海的海墘厝，同時也把送殯的隊伍，像送走「水王」，還是「溪王」一般，送走永遠看不透的人生，和早已看不到的海的百年告別。